

首都百工
系列丛书

角弓雕翎

弓人杨福喜

刘雅娜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首都万工
系列丛书

角弓雕翎

弓人杨福喜

刘雅娜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角弓雕翎：弓人杨福喜 / 刘雅娜著. — 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1

(首都百工系列丛书)

ISBN 978-7-200-08519-8

I. ①角… II. ①刘… III. ①杨福喜—生平事迹
IV. ①K825.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1954号

首都百工系列丛书

角弓雕翎

弓人杨福喜

JIAO GONG DIAO LING

刘雅娜 著

出版：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地址：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编：100120

网址：www.bph.com.cn

总发行：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印刷：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2012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8.5

字数：51千字

书号：ISBN 978-7-200-08519-8/K·877

定价：36.00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58572393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资助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并资助

《首都百工系列丛书》编委会

第一辑

主 编：廖育群

副主编：杨丽凡

主 审：华觉明



序

子曰：“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

很多人认为四十不惑就是人到了40岁的年纪对所有的东西就不会再迷惑了，其实不然，四十不惑的真正含义是：一个人到了40岁，经历了许多，对很多事物已经有自己的判断力了，这些事物包括善恶、美丑、好坏、是非……40岁的人有一种没有选择和后退的心理……

40岁那年，杨福喜选择了弓箭制作。

在社会进入电子时代——几千年的冷兵器早已被火炮、电子技术代替，弓箭制作工艺也被人们日渐淡忘，甚至有很多人根本就不曾记起的时代，1998年，杨福喜成了北京“聚元号”弓箭铺的第十代传人——唯一的传人。

有人用“笑傲江湖”来形容杨福喜：热情却不苟言笑；粗犷中却深含细致；简单地面对生活的诸多艰辛。

在步履轻盈、言语和善的杨福喜手下，一张张角弓仍在讲述着雄霸冷兵器时代四千多年的“战争之神”的故事。

杨福喜生在手艺人家庭，从小喜欢动手制作，13岁和父亲学过木工技术，这为后来学习弓箭制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高中毕业后插过队，做过临时工，进北京化工二厂当过工人。在家中，他本来就对父亲的弓箭制作手艺有兴趣，而后眼见父亲年事已高而一把好手艺后继无人，便萌生了学做弓箭的愿望。为早日把父亲的手艺学到手，杨福喜先是辞掉工作，开了4年出租车，再用这期间攒的钱置备了制作材料。

满脸络腮胡的杨福喜总是身穿黑色或白色中式对襟衫，说起自己的学艺，谦和的神态里多了几分凝重……

“学做民族弓，必须师傅手把手地教，每道环节都是手工劳动，所用的桦树皮、牛筋、牛角等20多种天然材料也都是如今难找难买的。选材全靠艺人用眼看、用手摸。制作过程既要会木工、漆工，还要懂画工，皮具制造，甚至针线活儿，样样讲究。别小看一张弓，全部完成得历时3到5个月。”

杨福喜说：“学习弓箭制作后，我的生活因此而改变。”

杨福喜是一个追求精神胜于物质的人，他常说：可以少吃一顿饭，但不会少做一张弓。从40岁开始做弓箭，到头了，也就能做几百张，可就这几百张，全世界哪儿也没有。因为这个，只要有口渴喝，他就有精气神儿，就有成就感。

想要了解杨福喜，可以去他在北京通州的弓箭作坊。一户普通的民居内，杨福喜每日带着自己的学生重复着那些几千年来弓箭制作进行的程序：制作弓胎、弓梢、望把、粘望把、插弓梢；加工牛角、牛角切片、磨薄、压直、修正；勒牛角、铺筋、上弓弦、画活、抛光。

闻名北京的旧货市场潘家园乙排B区102号“聚元号”内陈列着杨师傅倾尽心血的弓箭。

如果你知道中华的文明，便会知道古代“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中便包括了射艺。弓箭象征着中华的文明，而杨福喜则不懈地进行着这个文明的传承。

目录

- 1 冷兵器的传承
- 5 闻其声，知其人
- 8 生来弓箭缘
- 13 聚元号
- 15 祖师爷
- 17 爷爷
- 22 父亲
- 26 有出息的孩子
- 28 父子同心
- 31 曾经的徘徊
- 34 希望就在一瞬间
- 37 “老玩意儿”的希望
- 40 传承的坚决



- 43 对妻子的愧疚
- 46 初学乍练
- 49 寻找原材料
- 53 贵人的到来
- 56 相见恨晚
- 58 走向世界
- 61 那些老街坊
- 64 《赤壁》剧组
- 66 我的根在中国
- 69 专家和学者的关注
- 72 过去和现在
- 76 努力终会有收获
- 79 父亲走了
- 81 其实还有没学到的
- 82 弓箭传承，只此一人
- 86 需要合法经营
- 89 有了一个工作坊
- 92 想要出本书
- 95 活在弓箭堆里
- 100 《考工记》的一段文字

101 人文奥运不能没有“聚元号”

105 传承下去的忧虑

108 曾经想收为徒的那个年轻人

111 收徒的规矩

113 继续传承的希望

116 心底的想法

121 祈盼

124 杨福喜年表

125 后记





冷兵器的传承

京城最后一家弓箭铺藏在北京朝阳区团结湖水利局宿舍大院的角落里。

在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里堆满了各种木工工具，以及各式弓箭的半成品。

午后的斜阳透过小窗轻落在东墙上，在这堵墙上挂着一副黑底金字的牌匾，上书“聚元号”三个大字。

“聚元号”是清朝皇室17家弓箭铺之一，历经数百年的风雨，成为唯一的幸存者。

这一切得益于杨福喜的坚持。

作为冷兵器时代具有大规模杀伤力的远程武器，射箭无疑是练武者必练的本领。而随着枪炮等武器带给人们更直接的进攻模式后，传统弓箭便随着时代前进的车轮迅速衰落，作为弓箭的生产基地——弓箭铺也随之

凋敝。弓箭的文化符号更大于实用意义。

中国弓箭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2.8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晚期，这比文献记载的要早四五千年，所以弓箭是人类最古老的发明之一。

中国古人对于弓箭威力的崇拜和赞赏在神话故事《后羿射日》中可见一斑。传统的弓箭不仅具有强大的杀伤力，也是古人举行礼射的工具。

所谓“武艺一十有八而射为第



后羿射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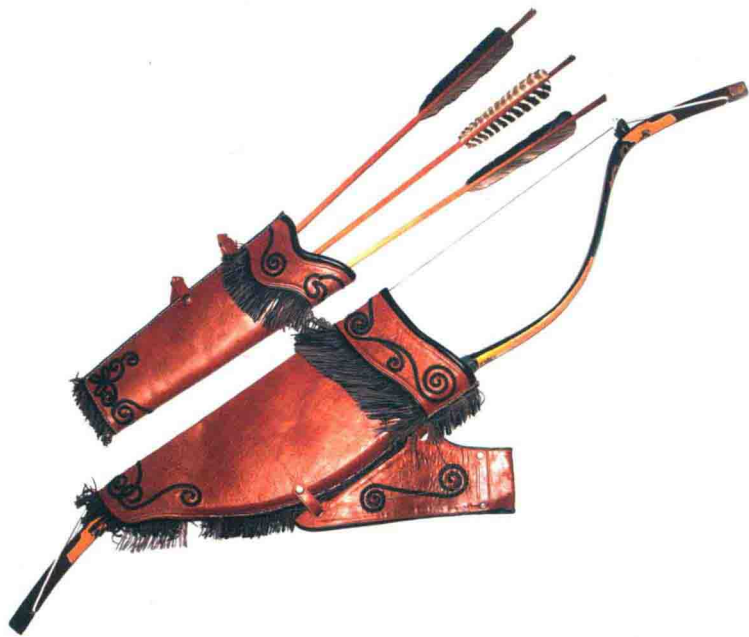
一”，就是指弓箭是十分犀利的武器，列兵器之首。小时候翻看历史章回小说便有深刻体会，骁勇如关云长也吃了冷箭的亏，要劳烦华佗为他“刮骨疗伤”，最终还是因箭伤复发，失手被擒。历代名将中，善射者不知凡几，汉代飞将军李广是名射手，传说他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竟入石饮羽。宋代精忠报国的岳飞生有神力，臂力过人，能拉300斤的弓，皆传颂千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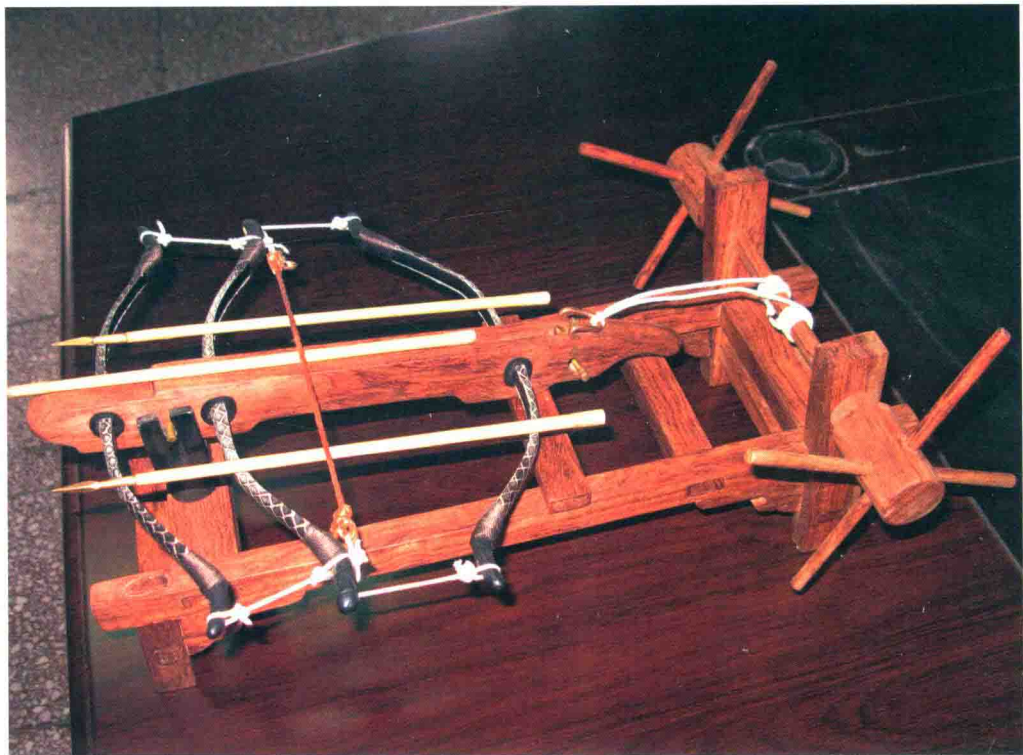
弓箭被习武之人称为兵器之首，

可见弓箭的重要。弓箭在战争中的地位虽没有了早年的辉煌，但由于我们国家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许多游牧民族，他们在打猎时仍然喜欢使用弓弩。

据资料记载，孔子也是出色的射手，可知古代讲求文武双全，与后世的文弱书生大相径庭。

射术曾是科举制度时武科必考的科目。近代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西方火枪的传入，传统的弓箭已派不上用场，射艺亦罕人问津，逐渐式微。





床弩

也许我们已经遗忘了太多的过去，已经习惯了老事物的消亡。然而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一个没有传统的社会，一个没有积淀的人总是可悲的。总听说，不少科研机构在努力填补历史的空白。你是否知道，杨福喜这样一个朴实的平民，默默地以己之力，填补着历史的空白，这个过程进行得淡然而磅礴。

近些年来，随着中外文化的交流

与互动，具有中国特色的制造工艺和射艺，不仅对相邻的蒙古、朝鲜、日本及东南亚国家产生影响，就连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有人不远千里慕名而来寻找历史的陈迹。

这让杨福喜倍感欣慰。

制作弓箭的技术十分复杂，虽然只用木材和绳子便可制造强力的弓，但这种弓长而笨拙，难以使用。轻便、发射力强及适用于骑射的弓必须

由多种不同的材料组合而成。弓匠必须熟悉不同材料的特性，湿度、温度对材料的影响，以及不同材料组合的承受力。考古发现证实，约在公元前1100年的商代晚期，中亚和中国的弓匠已经掌握了这方面的技术。

复合弓发明三千多年以来，其制造技术几乎从来没有改变，但现时这种技术几近失传，只有数十位亚洲弓匠还能掌握其精粹，但现在还在制作的只有中国的杨福喜。

“传统手工艺，不能在我们这代断了线。”这个信念一直支撑着杨福喜走到今天，不论这期间他经历了多少挫折。

这个信念还将继续下去，因为杨福喜19岁的儿子已经开始从父亲的手里学习这些技艺。



团结湖水利局宿舍的作坊

闻其声，知其人

我和杨福喜在电话中约好在北京团结湖的水利局宿舍大院见面。电话中的杨福喜声如洪钟，说话干脆利落，闻其声便略知其人。

周六下午两点我如约前往，快到见面地点时，远远地望过去，一个留着长卷发、满脸络腮胡、一身中式对襟丝质白衫的中年人，手里夹着烟站在几个下棋的老者旁边，我心想：这就是杨福喜了。

几乎没有犹疑，我走近前叫道：“杨老师！”

他领着我，大步流星地穿过水利局宿舍，穿过楼房与院墙之间一条狭窄的过道，来到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低矮平房中，这就是著名的弓箭艺人杨福喜的工作室。

走进小屋，这里堆满了各式各样、不同年代的弓箭。墙上还挂有两

块“聚元号”匾额，一块黑底金字，这是杨福喜自己做的；一块红底金字，是一位中国香港友人赠送的。

坐下来，他点上一根烟，没等我问什么，便开始向我讲起他的家世渊源。

他说自己做弓箭的手艺是家传的。清朝，北京东四十字路口西南角，有一座弓箭大院，里面住着40多户以为皇家和军队制作弓箭为生的匠人。他指指头顶的匾额，不无自豪，



两块牌匾





画活：脸谱

依旧声如洪钟，“聚元号”就是其中的一家著名的铺子，杨家制作弓箭的手艺，就传自“聚元号”。

倚墙而立的架子上有一张弓，这弓与其他的并无什么区别，弓身舒展匀称，刷成红黄绿三色，只是看上去有些陈旧。秘密在弓的内侧，顺着杨福喜的手指望过去，只见刻着“道光三年毅甫制”几个字。这张弓是“聚元号”掌柜为纪念弓箭铺成立百年特制的。这是皇家弓箭铺仅存的硕果，曾经有人出天价想要买这张弓，杨福喜回绝了，他说这张弓将会永远跟随

“聚元号”。在“聚元号”、在杨福喜心中这张弓不是金钱所能衡量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为避风险，杨家人曾经为了保住它而把这张弓锯为两段，藏在劈柴垛里。

到杨福喜为止，“聚元号”在杨家传了4代，当年弓箭大院的40多户手艺人，现在只剩下杨家仍在从事这个行业。

说着，杨福喜又点上一根烟，歉意地问我：“我抽烟比较凶，你要是不适应的话，我可以不抽。”

我摇摇头表示没关系，看看屋里

的陈设，听他侃侃而谈，无一不与弓箭有关。

“我的生命是和弓箭联系在一起的。”

“就没有想过有一天不再做弓箭了吗？”

“压根儿就没有这个想法，将弓箭的手艺传下去是我的信念，也是我的使命，这个使命可以说不可推卸。”

回家的路上，这句话一直萦绕在耳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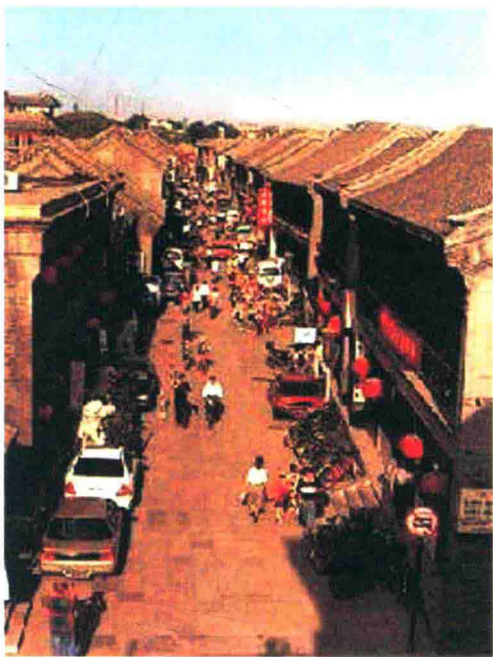
生来弓箭缘

杨福喜出生在北京东四的弓箭大院。

现在，弓箭大院已经不复存在，站在东四路口的西南角，有的只是普通的居民楼和一些似乎能够靠想象堆积的画面。

杨福喜的爷爷杨瑞林是满洲镶蓝旗人，祖辈生活在弓箭大院。杨瑞林的岳父是王府里的管家，大舅哥是王爷的书童，因为聪明，学会了双手写字，双手画画，民国时期成为张作霖的手下。

杨瑞林18岁那年，清朝灭亡。没有了皇家的庇佑，弓箭大院濒于消亡的边缘，杨瑞林从事弓箭手艺的父亲也在潦倒中过早辞世。为生活所迫，杨瑞林在弓箭大院的“全顺斋”弓箭铺当了一名学徒。“全顺斋”的掌柜是杨瑞林堂兄，对杨瑞林照顾有



现在的东四找不到当年弓箭大院的痕迹

加，特别在手艺上，对杨瑞林更是倾囊教授。在这样的环境下，加上聪明好学，杨瑞林全面地掌握了弓箭的制作流程。20岁的他就学成了手艺出了师。

说起制作弓箭的手艺，无论白活